

對“紅樓夢”研究中 錯誤觀點的批判

第二輯

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編印

PDG

口，禁止青年子弟開賭；到現在，「紅樓夢」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本「黃色書」，覺得其中某些地方描寫了色情。這都是表面的和片面的看問題。後來的看問題就是只看到了「紅樓夢」中所描寫的風月繁華，園林飲饌，而不能透過這些看到它所描寫的封建腐爛的生活是建築在殘酷的剝削上；片面的看問題就是只注意到了「紅樓夢」中所描寫的父慈子孝，祖宗功德而忽略了它在另一面着重描寫的封建大家庭的種種罪惡。於是惡之者斥為「毒藥」，詆為「黃色書」；愛之者則又贊為「紅樓」。

現在我們必須全面的和從本質上看問題，這樣，我們才能看到真正的「紅樓夢」。啊，原來它裏面寫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惡與婚姻不自由。」

我們首先感到的是這封建大家庭的奢侈，日用開銷奢侈到一桌酒吃去幾十兩銀子，用十幾隻鴨來做一菜蔬；過事的擺設則有案可陳死了的鴛鴦動地的大出喪，「省親」的鋪張連「貴妃」都說「太奢太靡費了」。

這些錢從那裏來呢？主要的經濟來源的剝削在他們土地上生產的農民。這在第五十三回有非常生動的描寫：在年成最壞的年頭，僅僅一兩莊子交來的錢糧就是銀子二千五百兩，還有好幾大車豬羊鴨鵝魚蝦。可是賈珍還向佃戶發脾氣：「這够做什麼的！」結局是：「不和你們要錢能去。」

除了收租之外還放高利貸。鳳姐放出的高利貸的借要有一箱子之多，一年收來上千兩銀子的利錢。利錢變成本錢再放出去生利錢……這都浸透了勞動人民的血汗啊！

有了錢，有了勢，就要欺壓平民。他們交賄官府，包攬詞訟，使勞動人，受害百姓。賈赦為了奪取幾柄古扇，勾結地方官害得扇子的藏主石鐵子家破人亡；鳳姐受賄三千兩放風張金哥的婚事，結果釀成兩條人命。賈家的財勢驚人可以用鳳姐的一句話來說明：「我替我們家謀反也該要緊。」

作者又用「胡亂攪亂」胡亂牽，「胡亂攪亂」了地方官怎樣迎合獻成，冤枉平民。打死人的薛蟠，沒事人一般走他的路，被打死的馮淵的家屬罵「畜生」，一年的狀無人做主。一張「護官符」是多麼尖銳的刻劃了舊式官場的本質——「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與財勢相連的必然是淫蕩。作者描寫淫蕩，無大來頭：除了那兩首回獅子乾淨淫了，只怕貓兒狗兒都不乾

「……每年個個幾淘，遇來的豐收，誰小叔了的麥小叔了。」他們實容地行爲看起來，這話的「話」也不怎樣。

這般奢侈、專橫、淫亂的大家庭，却偏講甚麼法、家法。這不太滑稽了麼？其實必須如此的，因為這是封建大家族的「精神支柱」。骨子裏儘管是貪婪，可是表面上却必須體面嚴肅，父親了「孝」，這就是徹頭徹尾的虛偽，假面具。看書中寫的：「……之於長，婦人服從；主之於奴，堂其死；父親管兒子是「家賊」；「做弟弟的都伯哥哥」；媳婦是婆婆面前的小鬼。這就叫人毛骨悚然了，可是如果我們看看他們彼此真正的感情就不能不啼然失笑了。探春就得好：「……他們倒是一家子骨肉呢，一個個都假假假，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們看他們的交關吧：兄弟之間賈環與賈玉，母女之間趙姨娘與探春；婆媳之間邢夫夫人與鳳姐；夫婦之間鳳姐與賈璉；妾妾之間金桂與香菱，鳳姐與平兒姐；姊妹之間尤氏與惜春；嫡庶之間趙姨娘與賈寶玉鳳姐於死地。

對骨肉如此，對奴婢更狠。奴婢一經買來，不但生死大權操在主子手裏，而且世代代做奴婢，成爲「家主子兒」。幾次「出賣放馬背主子回來」的焦大，一發酒瘋就「撒癲癲倒，拖往馬圈裏去，用土和馬糞滿潑的潑了他一嘴」；時疫病得「四五日水米沒沾牙」，可是王夫人一怒，就「打炕上拖下來，丟頭垢面的兩個女人攪架起來」，擡了出去，次日就死在外邊，賴媽媽當痛的嘆息：「你那裏知道奴才兩字是怎麼寫」，這就是被作踐，被迫害的奴婢的苦痛的呼籲。

從上面，我們看到了這封建大家庭的奢侈、剝削、虐待百姓、淫亂、虛偽、內鬩、殘忍……寫的雖然只是一個家庭，却代表了多少同樣的家庭。作者在這裏提出了封建社會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和一系列的宗法問題、奴隸問題、家庭問題……但除此之外，封建社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婚姻不自由。在「紅樓夢」中，它是牽動全書的線索，我們就可以知道作者是如何重要的地位上了。

封建社會中婚姻之不可能自由，這是封建社會的本質問題：封建制度的政體就是地主階級的政體，所以必然分出一「貴」與「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封建社會的組成單位是一個個的宗法家庭，所以人是沒有獨立地位的，只是家庭的附屬物，在封建社會中，人的利益必須服從於家庭的利益，而家庭的利益又正是所以鞏固封建制度的——即永遠嚴格的分清了一「貴」與「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所以在封建社會貧富不能結婚。為家庭計，消極的是避免財產的分散，積極的是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其實擴大起來就是嚴格的劃分「貧」與「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使統治者的財產勢力永遠集中，以統治「被統治者」，以鞏固封建制度。

所以封建社會的婚姻要講家道，要講門當戶對，簡而言之，婚姻是在做買賣，是在將本攬利。這勢必跟婚姻當事人的心理有了矛盾。被買賣的既然不甘心，家長們就非起而「包辦代替」不可了。於是造成種種不幸的結局。寶玉黛玉的愛情形成悲劇的原因就是如此，不過內容又比較複雜，又牽雜了大家庭父黨母黨之爭與封建家庭要求的媳婦的性格的標準問題。這種種，都決定了寶釵必勝，黛玉必敗。

首先，薛家是舉裔，「家有百萬之富」，「原係金陵一霸」，是「護官符」上的四大家之一，與寶家的關係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財勢兩個字都佔全了。而林如海只做得一個巡鹽御史，何況後來林如海也死去了，只剩下一個孤苦伶仃，寄人廬下的林黛玉，她拿什麼和薛寶釵抗衡呢？

再者封建大家庭中每條父之親結成一黨，母之親結成一黨，明爭暗鬥。尤其是在給兒子娶親時，父母兩人更都是爭着給兒子娶各自的嫡親外甥女，以加強在家庭中自己這一邊的勢力。寶釵有母親薛姨媽可以有力的進行這事，有姨母王夫人是婚姻對象寶玉的母親，有表姐妹鳳姐是婚姻的主宰者寶母的智囊；而黛玉則父母雙亡，舅舅不管事，外祖母又不中意她，不敗何待？

此外寶釵本身就具備了必勝的條件：「她的性格合於封建社會要求的媳婦的性格的標準。她胸有城府，穩重和平，尊上睦下，懂得人情事故；而黛玉則是任性率真，心多口快，不顧忌一切。我們想寶家擇媳取中那個呢？是黛玉這封建主義的武庫呢？還是寶釵這封建主義的寶子呢？寶釵成功黛玉失敗，是必然的了。」

作者用了十年的工夫來寫這本書，他自己說：「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是的，不但是作者自己的血，還有許多作者所「親見親聞」的人們的血；辛苦的是民的血，無辜的是百姓的血，被虐殺的奴隸的血，被戕害的青年的人；作者忠實的把這些流血的認識，流血的苦痛刻劃給我們看，使我們滿腔的認識到這吸血鬼——封建制度，並且深恨它。

進步的思想，真實的暴露，都必須藉卓越的藝術手法才能表現出來，「紅樓夢」一百幾十年來流傳之廣，與它的高度的現實主義的成就是分不開的。作者自幼生長在喜愛文學藝術的家庭環境裏，有着深厚的文學修養；而且他雖然曾經生活在人間少有的繁榮中，又落到衣食不周的貧困裏，所以他的生活經驗是豐富的，接觸的人物是廣泛的；尤其是他家的山嵐而敗，在這過程中，更使他清楚的看到了舊社會的人的真實面目。所有這些，都使得他筆下的人物事件都充滿了現實性，不是單空杜撰的；既能生動活潑，刻劃入微，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紅樓夢」結構的偉大，人物的衆多，古今中外，沒有幾部小說可以和他相比的。尤其是人和事縱橫多，即不是天南地北，風馬牛不相及的；也不是你出來我進去，彼此各不相涉的。四百餘個大家庭中，人是個多相異，事是彼此相通的。沒有兩個人雷同，沒有兩件事重複，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格，一件事有一件事的發展。這就是因為作者有了豐富的生活實踐，所以能把許多的人和事組織起來，配合起來，有所取捨，有所剪裁，使他們彼此呼應，互爲因果，驅使他們生動入微的來扮演封建大家庭的形形色色。這才是真正的寫實，藝術的寫實，正確的寫實。正因為作者忠實的描寫了現實，所以「紅樓夢」中的賈府最活躍在我們的面前，成爲一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必須在這典型的環境中，才能使作者塑造的典型人物更好的發展起來。其中有幾個重要的人物的描寫，尤其是突出的，有代表性的：

第一個當然是賈母。他尊重祖父，反對庸俗，否認傳統禮教，蔑視功名利祿，主張人與人平等，尤其尊重女性，他罵「讀書主進」的人是一窩蠶，是一國賊祿鬼；罵「一文死諫」，「一武死戰」的是一腔名釣譽；封建社會的貧富，貴賤，長幼，主奴，正庶，男女等等不平等的觀念他都反對，他同情那些「打抽豐」的窮婆娘，對那貧苦的村女二丫頭他也陪笑，他並不欺負他庶出的弟弟，他對奴才也不端架子，尤其讚美女孩子們，譽她們爲無價的寶珠。他也不管。他是封建社會的武臣嫡子，是封建大家庭中天真未泯的青年的代表（其實書中寶玉的思想就是曹雪芹的思想的一部分，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寫出這部空前偉大的小說來，首先就是因為他有着這種進步的思想做基礎的緣

故)。與他思想相近的是黛玉，他們之所以相愛，正是因為他們有着相同的思想。但在封建家庭中，具有這樣進步思想的青年人註定了是要扮演悲劇的。

與這類型相反的是封建主義的寶釵的代表鳳姐和寶釵。鳳姐的無惡不作，是不必說了；而寶釵的性格也正合乎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她們兩個都是封建主義的忠實信徒和奉行者，不過採取的手段一個嚴和平，一個更明顯就是了。她們的言行表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兩面。鳳姐勾結官府，放高利貸，寶釵則勸寶玉親親提督，為官做宰。鳳姐發財的手段更直接，而親自出馬，寶釵的手段較曲折一點，請人代勞；其追求功名利祿的心是一樣的，更進一步說，寶釵固然是封建主義的忠實的友信從，而鳳姐則是急欲了男性統治者的工作，她的神通比寶釵、賈玲、賈璉都更大一些。

總了，我們只看這幾個人物就多了，作者用他們的言行活動塑造了，發展了他們自己。不必作者從旁說一句話，我們的愛憎就很自然的隨着作者的愛憎傾向到其中的一邊去了。

此外，「紅樓夢」還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卓越成就，其中有詩，有歌，有詞，有曲，甚至捲簾酒令，無不精巧絕倫；而且這些並不是作者孤立生硬的硬加的寫作，而都是和書中總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由它來更逼真的表現書中人物的性格。所以書中雖然添了一些古典作品，一些文詞的成分，不但沒有妨礙了書中白話的流利生動，而且正因為利用了些些，增加了書中的精神氣氛，使白話變得更加生動活潑起來。而且這些在書中佔的比重極小，全書仍然用流利生動的北京話寫成的。尤其是人物的對話中的那些總作者加工洗煉過的北京話，更能繪形繪聲，人物一開口我們就知道他是誰。北京話全國通行，就使得「紅樓夢」中的傳神之態人人都能領會。

到這裏，「紅樓夢」的思想性，藝術性都說得差不多了。可是「紅樓夢」有沒有缺點呢？有的，它有着相當嚴重的虛無思想和感情的描寫，在表現方面則有過多的微詞曲筆。這些都是曹雪芹的身世有關的。黛玉即位，大誅異己，曹家也遭了殃，處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中，曹雪芹精神衰弱沒有出路，於是就傾向於虛無；還有「紅樓夢」是一部大大開罪於封建社會的書，作者為了免禍計，就不得不採取了迂迴曲折的表現方式，於是就形成了過多的微詞曲

筆。『紅樓夢』最大的缺陷是曹鶴給的本書的結局。——中鄉賈玉卿夢後，沐皇恩賈家紙世澤，使寶玉中了舉之後才出家，使作惡多端的賈家抄家後又復興起來。這大大的改變了曹雪芹所寫的反封建的寶玉的性格，而且違反了曹雪芹給賈家的「一樹獨飄零」，「一敗塗地」的暗示。曹鶴給寫的賈家受情的悲劇便『紅樓夢』有了更深刻的反封建的意義，但由於他的功名富貴思想而給本書的這件結局也相當的減少了他對『紅樓夢』的功勞，削弱了『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意義。

高鶚是個科舉中人，所以在續書中違背了他的封建思想；而曹雪芹却更是一個無下富貴家庭的公子哥兒，他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完全是進步的，總要打上前進階級的烙印。所以雖然他是滿清貴族的暴發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惡，但對這大家庭的腐化還是不自覺的流傳了深深的傷悼與追憶。他的恨他們，並不只是恨他們是封建制度，而且恨他們為什麼不好起來。這最明顯的表現是『開夜宴襲襲悲鴻雪』一回，在賈家四宗斯嘆的氣氛是由曹雪芹嘴裏呼出來的。所以作者雖然否定了封建制度，但卻並未完全背叛了他的階級；雖然思想中有許多進步的成分，但仍然保留了一些落後的東西，在舊社會中，一個人受了他的時代和生活的限制，其思想不可能是完全進步的，因此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完美無缺。明白了這點，我們對『紅樓夢』就不需要求過高，而是要適應其主調封建受文化遺產所給的暗示，接受其精華，揚棄其糟粕，不能因固執原的毫無批判的去接受，去讀。

最後為了給『紅樓夢』一個更正確，更正確的評價，我們來看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的信中的話吧：『……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如果能夠真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打破對於這些關係的傳統的幻想，粉碎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引起對於現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懷疑，那末，雖然作者沒有提供任何明確的解決，甚至作者沒有明顯地站在那一邊，這部小說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這原則適用於『紅樓夢』，是很恰當的。

紅樓夢簡論

俞平伯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書以八十回沒有寫完，却不失爲中國第一部長篇小說。它綜合了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典小說的特長，加上作者獨特的才華創作的見解，發爲沈博絕麗的文章。用口語來寫小說到這樣高的境界，可以說是空前的。書的開頭說「故事隱去」彷彿有所影射，再說「假語村言」，而所用筆法又深微隱曲，所以它出現於文壇，如萬丈青的聲勢一般，引起紛紛的議論，種種的詮釋，大家戲呼爲「紅學」。這名稱自然帶一些玩笑性的。但爲什麼別的小說都不發生，却對紅樓夢會有這樣多的討論呢？其中也許有些原故。所以了解紅樓夢、說明紅樓夢都很容易，在這兒好像加了，到那兒又會難堪。本篇擬先就它的傳統性、獨創性和作者對書的描寫粗略地敘說。

一 紅樓夢的傳統性

中國小說原有兩個系統。一、唐傳奇、宋話本、傳奇文人雜用文言，寫嫵媚幽怪的故事。它的發展有兩方面，一回爲筆記小說，又一回又改編成戲劇，如有名的鴛鴦傳之爲西廂記。話本在宋時，一般地就分四個家數，最主要的是「小說」。這小說是話本特有的術語（和講史）。「小說」更能够反映當時社會的情況，內容偏重於嫵媚、幽怪、公案、刀棒。元明兩代偉大的小說，如水滸、西遊記、金瓶梅都從這一派變化出來。從紅樓夢書中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了、綜合了、發展了這兩個古代的小說傳統。

紅樓夢以「才子佳人」做書中的主角，受西廂記（鴛鴦傳的後身）的影響很深，稍爲會評記，引用有五六次之多，幾成爲寶黛情情的「口頭語」了。引最特出的三例：

（一）有名的如二十三回黛玉葬花。寶黛說，「就是好文章，你看了這飯也不想吃呢。」黛玉就引西廂，「我就是多愁多病身，你真是那斷腸癰城頭。」黛玉發了，然而後來也說，「呸，原來苗而不秀，是個銀樣蠟槍頭！」

所以寶玉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兩個人都在旁西廂取趣。

(二) 如二十六回寫黛玉在瀟湘館長嘆。念着「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在窗外聽見，笑道：「你甚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後文寶玉借着紫鵲說：「好了，你這多情小姐同鸞鴛，怎舍得整夜鋪床？」(脂庚本戚本)

(三) 第四十九回文字略長，節引於左：

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纔回說了取笑，你會猜測，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那『悶鴛鴦』上有一句說得最好，『是幾時盞光搖了梁鴻案？』這句最好。『盞光搖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道他這是幾時三個廟字間的有趣。是幾時搖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方知緣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猶問是幾時盞光搖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口沒遮攔』就接了笑了。」

活用西廂成句已極微妙委婉之能事。這可謂無處不大引特引其西廂記了。却還不止此。

書中有些境界描寫，實暗從西廂脫胎換骨的。脂硯齋會經指出，這兒也引兩條。如第二十五回：

寶玉：只顧着看花兒，這裏體面，那裏望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脂硯齋評曰：「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透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

乎？」(隔花句出西廂「寄簪」折)又同回下文叙紅玉事，「眼睜過了一日」，脂評：「必云『眼睜過了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此句出「賴婚」折)

這兩條評得不錯，他說「知乎？」好比問着咱們：「知道麼？」但誰又怎麼會知呢？這很奇怪。我近來頗疑

脂硯齋即曹雪芹的化名假名。不然，作者作書時的心理，旁人怎得知。

紅樓夢本西廂，如上所云。給它以最直接的影響的則是明代的白話長篇金瓶梅。對人翻刻「紅樓夢扶微」一書，雖不免有附會處，但其底地方却給他證着了。在紅樓夢的主要談話色彩中，「色」是色慾之色非佛家五欲之色，明從金瓶梅來。又如叙秦氏死後寶釵「如幾金瓶用金瓶寫秦氏死之文」。

在「脂評」裏也有兩個關於紅樓夢原稿本的關係的。(一)「第五十三回買箱一段上，脂批斷庚辰本原評，『寫個個皆到，毫無安插之筆，恐非全稿遺失』」。(二)「第二十八回，『海棠春睡』等語，脂批『此段與全稿內西門慶原稿相仿，在李桂姐與西門回對看，未領然家生動活潑』」，且脂批又展本第二十四回說「『黛玉裝一雙眉批很相似』」，按文公：「這一段對水滸記楊玉香刀挑挑毛太偏」，同看，覺得有多姿。已卯冬夜脂批視之。這些顯然都是作者自己滿意的口氣。水滸記與紅樓夢三頁著實爲一脈相連的。

紅樓夢水滸記的關係雖比較是間接的，但看上引第二十四回的脂評，紅樓作者心目中中國以水滸傳爲範本。又本書第二回，賈雨村的一段演說，節引如左：

「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滿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潛大聚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盛發之意，一絲半縷慢而進出者，宜隨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逼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鼓盪，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然搏擊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

這就是水滸第一回之「一氣走妖魔」。此所謂「一絲半縷慢而進出」者，即水滸的「一箇異氣滾將出來」也。

紅樓夢開首說補天遺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共有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原合十二丈、二十四丈、廣六丈、六十五度四度分之二，跟西遊記爲一同說花果山補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闊，說法略異，觀念全同。這固有人已經說過。而且這塊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的頑石既有精緻玲瓏一般，又變爲聰明靈潔的美玉，我覺得這就是「天河石成神珍寶」（金箍棒），架在孫猴子的耳朵裏呵。又紅樓夢有不大可解的「賈寶玉」「賈寶玉」，這真假寶玉恐怕也從西遊記的孫悟空來聯想得到的。

如上所引諸例，本書常用古小說，非常習慣。不但此也，它還搬來了更古的文學傳統，並不限於流傳，如左傳史記之類，如樂府詩集之類，如「莊子」「韓非子」等書，都搬出來。脂本第一回評明說，「莊子離騷之類」。

紅樓夢第一得力於莊子。賈玉釵「外篇騷風」被說短了一節，是本書第二十一、二十二回，這是顯而易見的。

脂庚辰本在二十二回「山本自寇」，「源泉自盜」，下都有注，是作者自己注的。又如第六十三回那曲曲述說妙玉贊「一文是莊子的好」，借書中人說話，這當然代表了作者的意思。這些都是形跡，莊子更影響了紅樓全書的風格和結構。像這樣汪洋恣肆的筆墨，奇幻變幻的手法，從莊子脫胎，非常顯明。

更得力於發舒，如第十七回寫妙玉苑（今本作記）：

忽迎頭與出牆天的天簫蘿山石來，四面蕉蘚各式石塊疊排，面面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連的，或有引惹的，或垂山嶺，或穿石隙。黃連、薔薇、杜松、棠梨、刺楸，或如紫帶飄飄，或如金繩纏屈，或實者如丹砂，或正如金橘。

這把紫蘚芳菲的境界給具體化了。隨後寶玉又說了許多香草的名字，而總總爲一應應文選所有的名草異草。

尤可注意的第七十八回的美筆諷，其本書裏最精心結構的一篇，而體體後隨隨的古典文，可窺見作者的文學造詣。此文名爲「晴雯」，實諷晴雯，在本書的重要可知。這支脂庚辰本有注，亦出作者之手，主要的共十八條，却八引離騷辭，六引莊子，已得十四條，佔全數百分之八十。借這個數目字來表示紅樓作者得力於什麼古書，再明白沒有了。

其中有的趣味的一條不妨略談的，即寶玉在最有名的諷文裏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古人中身葬馬王的女親戚解的，寶玉說：「直烈遭危中，懶憐於羽野。」作者原注：「一懶剛直自命，葬魂於羽山。歸顯曰：懶憐直以亡身分，終然天乎羽之野。」這是特說，特筆。像晴雯這樣美人兒拿她來比自古相傳四國之一的蘇。够古怪的；所以後人把這句改爲「巾幗慘於羅密」，用照出案的故事以爲受當得多了，而不知恰好失掉了作者的意思。賞識這晴雯的蘇本是屈原的創見，作者翻「憐直」爲「剛直」，彷彿更進了一步，這是思想上的千載同心，並不是文字沿襲而已。

上海所舉自不能包括中國古典文學，但紅樓夢的古代淵源非常深厚且廣，已可略見一般。自然它不是東晉西漢、抄襲前文，乃融合家法之長，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必須顯它的創造性合並地看，才見它的真面目。若片面地，較顯地只從字句上的痕跡來做比較，依然得不到什麼要領的。

二 紅樓夢的獨創性

紅樓夢的獨創性很不尋常。到底什麼才算它的獨創呢？如「色」一宗一觀念，上文說過金瓶梅也有的。如寫人物的深刻活現，金瓶梅倒算不如，金瓶梅又何嘗不如呢？不錯，作者立意要寫一部第一奇書。果然，紅樓夢地地道道是一部第一奇書。但奇又在哪裏呢？要直接簡單回答這個問題是很難的。

我們試想，宋元明三代，口語的文體已很發展了，爲什麼那時就沒有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呢？恐怕不是偶然的。作者生長於一富貴百年的一旗下一家庭裏，生活習慣同化於滿族已很深，他又有很高度的古典文學修養和愛好，能够適當地綜合漢滿兩族的文明，他不僅是中國才子，而且是一旗下一才子。在紅樓夢小說裏，他不僅大大地發揮了自己多方面的文學天才，而且充分表現了北京語的特長。那些遠古的大文章如詩經楚辭之類百易爲一局；近古用口語來寫小說，到紅樓夢已出現新的高峰，那些同類的作品，如宋人話本、元人雜劇、明代四大奇書，沒有一個趕得上紅樓夢的。這裏很難夾雜一些文言，却無疑白話的圓轉流利，更能够把這兩種適當地配合起來運用着。這雖只似文學工具的問題，但獨創性的特點，必須首先提到的。

全書八十回洋洋大文浩如朝海，我想從立意和筆法兩方面來說，即從思想和技術兩方面來看，後來覺得技術必須配合思想，筆法正所以發揮作意的，分別地講不見得妥當。要知筆法，先明作意，要明白它的立意，必先探明它的對象主題是什麼。本書雖亦牽涉種族政治社會一些問題，但主要的對象還是家庭，它將崩潰的封建地主家庭。主要人物寶玉以外，便是一些「風流女子」所謂「十二釵」。本書處處自己說明，即第二回帶病評語也有一句扼要的話：

「蓋作者因場作戲，假作真之說，故謂此閨閣疑難之傳。」

簡單說來，紅樓夢的作意不同如此。

接着第二個問題來了，他對這個家庭，或這樣或類的家庭設計什麼態度呢？維護贊美，還是暴露批判？細看全書似不能用簡單的是否來回答。維護贊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覺不夠。先世這樣的腐朽，他對過去自不能無所

留戀；末世這樣的悲涼腐敗，自不能無所遺憾；所以對這答案的正反面可以說都有一點。再細比較去，查定的成分多於肯定的。在「實天祥正照風月鑑」一回書中說得最明白。這風月寶鑑在那第十二回上是「一件神物，在第一回上則作爲『紅樓夢』之別名。作者說其寶鑑『上萬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緊要緊』。可惜二百年來正照風月鑑的多。所謂正照者，彷彿現在說從表面看問題，不但看正面的美人不看反面的骷髏叫正面，即如說上蔡下孝即認爲上慈下孝，說祖功宗德即認爲祖功宗德也就是正照。既然這樣，文字的表面和它的內涵，聯想，暗示等等便有着若千的距離，這就造成了紅樓夢的所謂『筆法』。爲什麼其他說都沒有這種的懸想問題而紅樓獨有；又爲什麼其他說都不發生『筆法』的問題，而紅樓獨有；在這裏得到一部分的解答。

用作者自己的話，「洵有隱去」即「假語村言」。他用甄士隱賈雨村這兩個諧聲的姓名來代表寫觀念，自來看紅樓夢的不大看重這兩回書，或者不喜觀看，或者看不大懂，直到第三回才慢慢地讀得津津有味起來。有一個脂硯齋已評本，會對這開端文字大不贊成，在第二回之末批道：

一語言太煩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觀里如土矣，雖讀至千萬回亦可也。」

這不知什麼人批的，雖然不對，却是老實話。實在看不出什麼好處來。然不知這兩回書正是全書的關鍵、提綱、把總論點。看不懂這個，再往下看更有進入五花八門迷離境的感覺。這大片的篇幅文章，非但不容易看懂，且更容易把它弄掉了。我以爲萬一回書就甄士隱賈雨村兩回書去；甄士隱去即真事隱去。第二回記冷子興賈雨村的長篇對白；賈雨村言創假語村言。兩回書已說明了本書的立意和寫法，到第三回便易換一副筆墨，借賈雨村途林黛玉入榮國府，立即展開紅樓如夢的境界了。

作者表示三條：（一）真事，（二）真的隱去，即真去假來，（三）假語和村言。第二回一、三的聯合，簡化一點，即紅樓夢用假語和村言的言語（包括色情描寫在內）來表現真人真事的。這很簡單的，作者又說得明明白白，無奈人多不理會它。他們過於求深，誤認「真事隱」爲掩藏之詞，於是大家瞎猜一陣，誰都不知道猜着沒有，誰都以爲我猜着了，結果引起爭論以至於吵鬧。紅樓夢在文學上雖是「一部當代奇書，若當作隱語看，的確很笨的。這些紅學家意欲抬高紅樓夢，實際上反而大大的糟塌了它。

把這稿子找着了再去查書，便好得多了，沒有太多的問題。表面上看，紅樓夢既意在寫實，偏又多理想；對封建家庭既不諱言，又多理想，好像不可解。若用上邊作者所說的看法，便可加以分析，大約有三種成分：（一）現實的，（二）理想的，（三）批判的。這三部分互相糾纏着，即在基本的觀念不統一起來的。雖說，並不完全中樞，雖實，亦不可說有本傳筆調。雖實，但時常裏面歌頌，雖說，但何嘗無情暴露。對戀愛性慾，十分的肯定，如第五回警幻之訓寶玉；同時又極端的否定，如第十二回寶璣之照風月鑑。書中的女性大半用他的意中人來作模型，而變態互用，是根據各人的性格來處理的。如對鳳姐兒氏就貶斥得很厲害。對賈家最高統治的男性，如賈赦、賈珍、賈璉等，對其著作態的官僚如賈雨村，皆深惡痛絕之，不留餘地。凡此種種，可見作者的態度，相當地客觀，也很公平的。他自然不會贊成他所處的階級，却已能將階級了階級的歸同，批判雖然不夠，却已有了初步的嘗試。我們不曉得歷史的變遷來看，說紅樓夢的價值容易得到公平的估計，也就得到更高的估計。紅樓夢像韓星一般的出現，不但震醒了當時的文學界，而且會震醒了這些反動統治者。這就使得懂得什麼就說實事，又要隱去；既然「賈雨村」，又要用「賈雨村」，「賈雨村」之言，「賈雨村」之言來混人耳目。他是不得意。雖亦有個人的性格，技術上的需要種種因素，而主要的還是它在當時的意識性。說句諷刺的話，紅樓夢正因為它太現實了，才寫得這樣太不現實的稿。

像這樣的寫法，在中國文學裏可謂更無先例，除非拿它來比孔子的春秋經。在本書第四十三回說過：

「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句是一句。」

正是所謂「夫子自道」了。不過春秋像「春秋經」，誰也不想讀的，紅樓夢却用最同美流暢的白話寫出迷人的故事，二百年來幾乎人人愛看。從前有一位我的親戚家說過，「做了一個人，不可不讀紅樓夢」。我當時年紀還小完全不領，只覺得這話奇怪。說起書來，書是求有的奇書，說起人，人是空前的怪傑。話可又說回來了，假如紅樓夢真有一部見像春秋經呢，豈不也依然承襲了中國最古老的文學傳統呢。這就可以看出本文雖分傳統與獨創兩部分來談，實際上只是同一事，一件事物的兩方面。所以並不指出紅樓夢是割裂的，那只是因襲的，要說創造，無非割裂，要說「古典」，無非「古典」，就似乎想用什麼角度來看。

